

百姓故事

当公交售票员的日子

□ 缪金星

我总是梦见当公交售票员的那段日子，有数不清的硬币、乱了号的车票、攀着车门不放的乘客，还有算错钱的沮丧、误报站名的尴尬……我们这代人多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学校一毕业就忙着补习文化，托人找工作。那年头政府还实行“顶替”的就业政策，老子退休，儿子顶岗。我进公交公司的“全民”身份还是靠着“子承父业”得来的。

记得刚去公司报到那会，劳资科的干部拿出一本油印的服务手册，要我们在公司停车场里随便找一辆没出场的大客车，坐在里面背诵一大堆服务用语：“上车请买票，月票请出示”、“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”。一条条背得烂熟了，便告知几路几号车，自己去线路找跟车的师傅。

头几天，就在公交车上昏天黑地地盘旋，用来熟悉线路，适应车上环境。这是当售票员的第一关，如果有晕车的，就先吐个痛快，吐得淋漓尽致，吐到不吐为止，然后才开始学着在车厢里报站卖票。

那时，甬城公交也就两个车队，五六十辆的客车。我服务的线路连着城西的“人丰”和城东的“和丰”，这是当地两家最大的纺织厂。上下班高峰时，车上的老乘客几乎清一色的布厂女工。三四十的女人，老道得能把你的心一瓣一瓣地剥开，灼热的眼神、毫无顾忌的笑声，让人羞怯得无处逃逸。她们一上车，像是惊奇地看到了动物园里的新物种，张口取笑开了：

“公交公司什么时候又招人了？”

“是新来的！你看他手臂多细，一定是没吮足奶水。”

“人倒长得清秀，我看他与咱们车间的萍倒很相配。”

……就这样，一群女人信口开河，你一言我一句，嗓门特别的大。纱布厂练就的嗓音，没法让她们轻声细语。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买了公交月票，上车喊一声“月票”，却没人肯主动出示，点到谁了，也是极不情愿地从包里掏出月票卡一扬，嫌你找她们麻烦。

我们线路上的驾乘人员都被她们编了绰号，“美国佬”、“萝卜头”“狐狸精”等等，文雅的粗俗的都有。听得多了，我也就渐渐对上了号，原来“大块头师傅”是我们的线路班长，“贪污犯”是那个曾经将废票卖给乘客受过处分的售票员，还有“留级痞”，这样的雅号现在难得听到了，他是我的搭班师傅，据说有一天他高兴了，边开车边把自己读书留过级的事告诉了一个“快嘴婆”，从此竟成了他的代号。

市区线路的头班车时间一般会在早晨5点左右，但我们要赶在发车前半个小时到达单位。尤其冬天，驾驶员要给水箱加热水，做好出车前的保养。售票员则打扫车厢，清点零钞，准备一天的车票。头班第一趟来回没几个赶早的乘客，偌大的车厢空荡荡的，玻璃透风，铁椅冰凳，手脚冻得发麻。等到上班客流高峰，又人满为患。那时候，乘车采用2分钱一站的多票制，一块细长的夹票板，紧凑地排着五六种面额不等的车票。乘客上车先要问清到哪儿？乘几站？然后收钱，找零，再用红篮笔在票面上划好与该车站相对应的数码，撕车票以作凭证。

为了防止漏票，公司业务组提出“口勤脚勤，安全准点”的口号，可市区里的站距很短，往往顾此失彼，身子才挤到车厢前，车已靠站，急急挤回售票台去按车门，早已喧声大作，等着下车的在叫，急着赶车的攀窗敲门，还有吵着要找回零钱的，而怕脱班扣奖金的驾驶员会嘟嘟地按响催促的喇叭，此时的售票员真有被撕裂的感觉。

售票员很苦，它是我生平第一份职业，一干就是三年。我曾想着，以后要是公共汽车也像电影院那样“敞门入场”，不用我们跟车服务该有多好呀！所幸这样的愿望现在早已实现。我们原来的公交车队，也已发展为多个分公司，“永平”、“永安”、“永昌”，起了些吉祥的单位名称。眼看着现在城市建设公交优先，空调车、老年卡、公交专用通道，数不清的便捷服务惠及市民。我的故事早已背时，而那逝去的日子在我的心里也变得美好而温暖。

剥笋时光

□ 张光明

晚饭后，提一把竹椅子，坐在老家的明堂里。沐着晚风，望着星空，整个村庄安静得没有一丝杂质。

母亲照例是闲不住的，趁着月光好，搬来一大捆笋吱吱地剥起来。那剥笋的动作，从掐尖到转手到去壳，一气呵成，还像年轻时候那么麻利，那么娴熟，有着一一种自然的韵律。仿佛被那脆耳的声音所诱惑，老爸将椅子移了过去，儿子自然也去凑热闹；我想起年幼时的剥笋基本功，不知不觉也向母亲靠近。这个季节里的笋，又将家人围在月光下，小桌旁。

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，这片山年成好，那片山明年的收成会怎样，或者希望明天下场大雨，让春笋长得更快些。月光在闲话中静静流淌，笋壳也慢慢堆积如山。

幼年时剥笋，是和那一群黄绒绒的鸡仔连在一起的。清明时节，春笋勃发，正是小鸡孵化之时，雏鸡最爱吃笋壳里的碎屑，还有笋壳外的小蠕虫，于是我们剥笋之时，也是小鸡最热闹之际。她们三五成群翻越壳山，在你的脚下转来转去，不时地用稚嫩的小嘴，啄一下你的光脚板，柔柔痒痒的感觉似乎还能回味。不满意的时候，她们叽叽喳喳地表达情绪，毛茸茸的身体摩挲你单薄的裤管，让这个凄清的季节有一种别样的暖和和亲近。最喜欢把她们捧在手中，顺着头颈抚摸她们的羽毛，柔和又熨帖，小鸡会用乌溜溜的黑眼珠瞅着你，清澈而明亮，目光中那一闪一闪的光芒，会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灵动与美好。

后来，年岁渐长，也就有了责任，剥笋便成了任务。雨后春笋之时，父母忙于上山挖笋，我们三兄妹就要把如山堆积的笋剥成笋肉，让父母到集市里去卖。我和小姐姐大概也就十来岁，最是贪玩的时候，看着那源源不断的笋，常常会心里发怵，最怕的就是手指转过笋壳时候那吱吱的声音，总是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逃脱这劳役的痛苦。这时候大姐姐就发挥作用了，又是哄，又是骗，又是诱，讲故事，分零食，再不行棍棒伺候，她总是千方百计地让我们三个人围起来，帮父母分担劳务。记忆中听故事最多的季节，是这个时候，记忆中吃零食最多的时候，也是这个时候。当然，和大姐吵架最多的时候，也是这个时候。那时候的我，不理解道大姐的责任和心事，只是一味地想办法对付她，甚至暗暗地骂她。如今，弟弟也已年届不惑，遍尝生活的艰辛，也能体会她当时的苦恼了，回过头来想对她说一声抱歉，可惜，她已经听不到了。

如今，许久不再剥笋，偶尔看到城里人用笨拙的方法剥笋，脑海中不禁回想起曾经的岁月、曾经的人，和曾经听过的故事。



叶有所思

最好的礼物

□ 叶蓉

母亲节前一天晚上检查小朋友作业，发现还有很多没完成，于是呵斥：你下午都在干吗？！他怯生生地说：在做要送给你的母亲节贺卡。我那威严刚施展到一半，收也不是，放也不是，只好在半空中尴尬地结束：你听话一点，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了！

那张贺卡做得挺寒碜，绿色卡纸上写着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翻开来是涂得脏兮兮的画，背面写着他最近的考试成绩和决心“一二三四”，感觉不像张贺卡，倒是更像一张表忠心的检讨书。

一个下午时间，就浪费在这么张纸上啦，拿来写作业多好啊！我脑海里跳出了这样一个念头，惊得我立刻骂自己：居然只关注学习，看不到孩子的心意，那我和那些我曾经讨厌又痛恨的家长们有什么区别？

晚上我觉得头晕，叫小朋友来替我摸摸额头，他摸了一下我的，又摸了摸他自己的，很肯定地说：妈妈，你发烧了。然后他撒开腿就往厨房跑，捧来一大杯白开水说，妈妈，喝了就好了，喝完了我再倒。一晚上，他就学着我们曾经照顾他的模样，一会儿看看水喝完没有，一会儿问我药吃了没有，勤快得像个小小爸爸。

我看着他跑来跑去的身影，忽然又内疚起来，他哪里浪费过一个下午，用心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浪费。那张可怜兮兮的贺卡，和他乖巧懂事的照顾，但凡是孩子送给妈妈的，都是最好的礼物。